

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未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八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維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鐵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此所得，

便使人多易往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自我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具七十子之從

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

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獸無能底人矣恐不然

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

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

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

太底功業便用太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

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於道理

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憂其不

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

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
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
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
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
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
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
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
跟不點地點平聲○問學如登塔逐下層登將去上
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

圓

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
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
此製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
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大德
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
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
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
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
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
處莫問他氣稟與否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

一直接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自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行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終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

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學者
大勇

已○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

一件其餘自止○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

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爲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

者爲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

已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入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已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予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已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不臨而恕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且畏尖物其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牆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已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小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乎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問某欲克已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問每當遇事時

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
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
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
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
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
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己不得苟
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
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
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
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刻不昭著克己始得曾
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
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
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
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

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未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限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

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彼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失我則不暇○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

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矣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以下論改過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獨長留在心胸爲悔

陳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咸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如此是藥若便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直能一劒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

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
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
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
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悲恨至於
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旣知悔時第上莫
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末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法後
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旣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
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旣不可常存在胸中
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
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
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旣做錯此事他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
安能者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
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
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
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
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致其知改
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

聖賢以改過為

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處以下難論○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自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

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害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猶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當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患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公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

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失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

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未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

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墮而不
可不為者事也

君子
貴有
德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
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
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
能堪而忿忿與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聖賢
傳心
之要
法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冷亂窮通斷非人
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
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
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
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
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關便
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
者此固為不易之論但以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
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不
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
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
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做成這事○世
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

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
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
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
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
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下
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
寸目所視寸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
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
未立却求深微細理會得下已甚事○人多是要
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二毫差下
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
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
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
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
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
兵強因去攻一城亦攻不下○作事若顧利害其
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
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

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率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下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瑣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雍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下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景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狠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太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太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人最不可

古人
尊貴
奉之

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
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
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
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
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
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爲血氣所使
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
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僞○學黨要
親細務莫令心虛○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
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
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
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
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
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
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太段做了夫太段
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
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忘便是契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踈過多了○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著立也○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往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慘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平日十土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墮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令人開口亦解說不飲

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末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賈索隱賈處不是與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

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
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
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
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
看道理太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
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廢財者只是
早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
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
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
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
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
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
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心是欲如何且其
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
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
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
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
者無嫌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
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
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涉亦

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籍牽滯而

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

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

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

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

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

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象所同者正

凡聖賢前輩問學後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

之是謂所向者止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

此不當如此則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

所向者不正矣信其所信信其所信教戒為必可信而

不用情之類信其所信信其所信謂以學問操履不

世俗苟且便私心其所信謂以前輩為恥而不以官

職不如人服飾費用不如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

遇事審細而不致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

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

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

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使之寧

君子
路上

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

天地間當大者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

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

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

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

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忤戚之有○凡事物之

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

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

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直有此理必盡去人爲

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

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

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

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

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

汲焉母欲速也循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

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

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

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

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

邪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
怠況乎天命太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
乎○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
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
一時一輒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
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
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
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
名故難處名
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悲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
名者卷四十九終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

學人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

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者他莊子言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眾人

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

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

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王